

潍坊市
潍城区
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员会



目 录

记潍县解放前的一个地下工作

组……………丁友鲲 于耀初供稿
宋伯良 王维平整理(1)

赵家庄惨案纪实……………陈慕虹供稿
陈作森整理(21)

潍县《统一日报》概况……谭先民李学敏(27)

忆日军侵华暴行和我家的悲惨

遭遇……………李淑慧(39)

回忆抗日战争中吉山战斗片断……庄少云(44)

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及罚劳工的回

忆……………孙继洲口述
李鲁山整理(54)

回忆潍县抗敌剧团……郎丰岗谭资聪供稿

张冠群整理(60)

十笏园述略……………高默之(66)

潍县书家诗话……………陈寿荣(75)

潍县教育家郭渔山……………高默之(81)

潍县商会……………韩愉庭陈颀初宋伯良供稿

张冠群整理(84)

- 潍县同祥号……民建会潍坊市委员会供稿
 区政协文史工作组整理(106)
- 潍县织布业的发展及对各行业的
 影响……………陈宽甫(121)
- 潍县的饭菜业……………宋伯良(132)
- 漫谈潍县传统食品……………蒯兆松张冠群(144)
- 潍县酱菜业发展概况…陈铭彰葛守华供稿
 蒯兆松整理(150)
- 潍县煤炭业……………李子琇(156)
- 潍县文庙概况和丁祭
 仪式……………李子琇郭 池供稿
 张冠群刘秉信整理(163)
- 潍县的寺庙和僧道尼姑情况…王振纶供稿
 李志强整理(174)
- 潍县城隍出巡记……………郭钟钦(186)
- 封面：陶鬲（龙山文化）系古代陶制炊事器具，有三个空心的足。1960年在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。

记潍县解放前的一个 地下工作组

丁友鯤 于耀初供稿
宋伯良 王维平整理

潍县解放前，我党领导的地下工作组，在白色恐怖下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直接配合了潍县的解放。由西海军区和潍北县政府领导的地下工作组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这个组的工作，开始于一九四五年春，当时只有陈培基、丁友鯤二人。陈培基是直接由潍北县联络科领导的联络员；丁友鯤是一九四五年春由滨海军区委派到敌占区（潍城）工作的。由于滨海军区在铁路南，离潍城远，工作联络困难，逢巧陈培基是丁友鯤的外甥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，便由陈培基介绍，通过西海与滨海联系，丁友鯤即与西海、潍北建立了关系。当时潍北县领导这一工作的是联络科长言

一之同志，西海军区则由胶东军区驻西海二办主任兼联络科长王仁卿同志负责。

当时，丁友鲲在亲友支持下，在大马路上开了一个不足十人的铁工厂作为掩护。由于工作需要，丁即发展当小学教员的胞妹丁香兰参加了活动。丁友鲲的公开身份是潍县县中教员。

日寇投降后，潍县城变化很大，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，各方面的地方部队，甚至一些游击队、杂派队伍都争先到潍县城抢摘胜利果实。一时到处都是“接收大员”，乌云压境，气势汹汹，地下工作也随之而艰难得多了。到一九四六年丁友鲲又先后发展了于耀初、李少白、刘景元，形成了一个地下工作组，由丁友鲲负责，有事可以个别或集体讨论研究。每个人必须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进行工作。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，经过考验，又逐步发展了郭君彦、陈子云、吕宜方、丁志萱等。后来于耀初又发展了丁少卿、于禅初，刘景元发展了刘君恒，陈培基发展了陈衍绪等。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在工、商、学各界活动的工作网。这个组的特点是青年知识分子多，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因此便于和敌伪上层人物接触

并进行活动。

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这三年的时间里，这个组的工作，曾多次得到领导的口头表扬。特别是一九四六年我军暂时撤围的几个个月里，这个组在失去直接领导的情况下，仍能主动地开展工作，领导上曾给予书面表扬。在潍县解放战役前的紧急时间里，及时搞好配合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。下面介绍一下该组的工作概况：

（一）利用敌人上层人物间的矛盾，作为掌握分析敌情的依据。

日寇投降后，胶济铁路为我军切为数段。除青岛、济南外，潍县就成了敌人在胶东半岛上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。它地处胶济铁路的中间，工商业基地好，是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的中心。因此，各路国民党军队如第八军、二十集团军、四十五师、交警总队等不断调遣到潍。各级政府机构，也纷纷来潍安营扎寨。就以地方机构而论，当时就有山东第八区专员公署、潍县县政府、保安第一师司令部、保安三师一部分、三四支队、教导总队及一些留守处、办事处等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从解放区各县流

亡来潍的临时机构。这些机构名目繁多，各自为政。张天佐为了把所有地方部队统统纳入他的属下，就不能不对其他地方部队施加压力，直至吃掉而后快。但各地方部队，又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受控于张天佐，于是他们之间勾心斗角，矛盾重重，互相惨杀。如张天佐与秦三部队之间的矛盾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另外张天佐内部，张天佐与副司令张髯农、副师长申集安之间也存在着嫡系、旁系、土生和外来的矛盾，有时还表现的很激烈。所有这些敌人之间的矛盾，就给工作组提供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。因此，深入掌握敌人之间矛盾的发展，利用这些矛盾就成了开展工作的关键。工作组为了及时得到这方面的情报，花费了不少心血，也结识了一些上层知情人物。例如张天佐的亲信秘书程蕴山，就是一个间接的情报来源，张天佐的亲信副官刘振域，跟随张天佐活动多年的军统分子刘全甲，也都是被这个组暗中利用的“情报员”。而且他们所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。另外，在社会上也安排了一些关系人员，及时提供情报，如张髯农的住处，申集安的住处，前八区专员厉文礼的住处，差不多

都有这个组的关系。值得提及的是张天佐的司令部电台就在丁友鲲住处的外院，副台长张宝山又是丁友鲲、于耀初在广文中学的同学，于是通过这种关系逐步认识了台长周××、唐××（都是军统分子）以及几个报务人员。从此丁、于二人（丁友鲲、于耀初）可以出入他们的机房，有时可以看到他们的电报，从他们口中也得到了很多情报。例如张天佐的副司令和其他高级人物，在青岛、济南设有办事处，都有自己的报务员，每日专门向他们通过电台报告商业行情，原来他们在济、青作着投机倒把的生意。可见他们之间不但在政治上有矛盾，经济上也有斗争。这样我们对敌情的分析就增加了依据。

（二）关于敌特情况的侦察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军队调遣频繁，但交通不时被我军切断，因此不少特务机构也留在了潍城。如军统高密组、莒县组、谍报队、特务队等公开的特务机构，还有一些什么留守处、办事处，也往往是不公开的特务机构。有的自己设有电台。当时潍城的特务组织情况十分复杂。工作组有意识的结识了一个喜欢暴露

身份夸耀自己的军统成员刘全甲，他出来活动常常就在丁友覬的小工厂作为落脚点。另外还利用同学或师生关系靠近了几个军统成员吕××、刘××、韩××等。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夸耀自己，喜欢吃喝，他们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，各有主子。经过长时间的工作，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，这个组基本上掌握了敌特的情况。特别是几个主要军统组，如保安司令部组、警察学会组、潍县组、铁路组等，其主要人物、电台、地点、主要活动都掌握了一定材料，如警察学会组就热衷搜集地方部队与国军的矛盾，而直接上报济南的。据统计当时不公开的敌特组织，有十几个之多，工作组都有所了解，以致潍县解放后，他们也很难潜伏下来。一九四九年军统青岛站的破获就是这个组打进去的结果。又如一个军统铁路组的主要成员刘××，一九四七年在益都一带为我军俘虏。几天后他从解放区偷偷跑回潍城，反而大肆吹嘘自己的能力，后来丁友覬藉机靠上他，经过一番工作，发现他在潍城和铁路上的一些活动，解放后被破获。由于情况的准确，所以潍县解放后，当天就破获敌人隐蔽的电台三部。

（三）关于反动党团活动的侦察

当时，国民党军队麇集潍城，在军事行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，主要是敌人军、警、宪、特的活动，国民党县党部好像是一个“不吃香”的单位。但是潍县在抗战期间，主要控制在地方部队的特定情况下，地方势力盘根错结，县参议长张振河也就是县党部主要负责人之一，县政府的要员也多是国民党员。他们的活动在军政界似乎不太明显，但在文化教育界却又非常突出。就当时的县立中学而论，教师队伍基本上是在农村组成的一套人马，在教师中国民党支部十分活跃，有的教师甚至就是还乡团的组织者，他们在学生中积极发展三青团，并组织学生进行各种反动活动。如一九四六年“三人小组”代表到达潍城时，他们就曾组织学生中的反动骨干，在东关沙领子围攻谩骂中共代表。就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，我大军压境，潍城旦夕难保的时候，他们还动员青年学生查看“打联络火”的人，并组织学生互相监督，甚至还组织什么“战地服务团”。另外一九四六年国民党、三青团为了扩大组织进行集体入党、集体入团的活动。由专署教育局、县党

部、教育科合伙组织了一个“山东省第八区小学教师训练班”，主要是对小学教师进行反动教育，同时又是一次集中的审查。这时我们有一个同志参加了这个训练班。在教师中不断揭穿敌人的反动宣传，而且争取了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师。但表面上没有不妥的行动，所以县党部书记王佩曾找这位同志个别谈话，谈话后，竟发给他申请参加国民党表格（入党申请志愿书），企图以此来收买他。丁友鲲在县中任教时，该校的支部也曾拉他参加国民党。当时丁友鲲为了得到更多的情报，采取了拖的办法，从而获得了部分国民党内的文件，特别是一份教师界中的国民党员花名册，使我们认识了一些人物的政治面目。

（四）侦察敌人的军事情报，是这个地下工作组的经常任务

军事情报的范围很广，包括兵种、番号、编制、装备、战斗力、军事调遣部署、防御工事等，因此要花费很大的精力。为了弄清一件事，往往要用较长的时间。特别是在当时潍城的情况复杂，敌军番号较多，穿各色军装的都有，国民党的所谓国军就有第八军、二十集团

军、交警总队（即独立十师）、九十六军四十五师，这个师，那个旅，不下十几个番号；地方部队就更多了，什么张天佑、张景月、秦三、屈宴宾等，真是名目繁多，群魔杂居。但是，就在这种复杂情况下，工作组的同志也总是千方百计，利用各种办法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工作，获得了大量军事情况，有力的配合了解放潍县的战役。例如，为了摸清敌人的防御工事，特别是一些碉堡群，工作组曾划分区域，分工进行侦察，对一些不能靠近的禁区，也千方百计争取得到情报。当时，洋灰桥（现胜利桥西首）是一个重点设防地带，坦克碉堡规模最大。外有刺条网、鹿柴、沟壕，敌人戒备森严，老百姓根本不能接近。据侦察所知，该堡属于一〇三师榴重营三连管辖，该连连长戴建业初来潍城时，曾驻防于耀初在南关经营的永祥泰炭庄的西屋。于耀初就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他。戴连长年仅二十四岁，系中央军校十八期毕业学生，还未结婚。于便不时请他喝酒进餐，并以给他介绍对象为引线，经过一段交往，交情越来越深。当于有意识的与其闲谈到碉堡情况时，戴连长表示愿领往参观。这样正

中于意，但故作推辞说：“你们军事要地，我去恐怕不合适吧！”戴以自己人相待，随口说：“自己人嘛，无关系。”遂约于耀初进入碉堡。这座碉堡确实规模大，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，分上下两层，钢筋水泥结构，设有步枪孔、机枪孔、战防炮孔。碉堡内配备战防炮两门，重机枪两挺，轻机枪四挺，冲锋枪八支，其他皆是美式歪把子步枪，还备有西瓜楞手榴弹数箱。这样对堡垒内部情况全部得到了解，立即向丁友鲲作了汇报，丁即将此情况由交通员陈培基送往外线转送西海军区联络科。

敌人设防最机密的是城墙上的暗堡，而这些暗堡隐蔽性大，杀伤力强。这是敌人利用潍县城墙脚宽八米、顶六米的条件而筑成的工事，在城墙上挖战沟把暗堡连接起来，可以大大增加防御能力。但城墙是禁区，只有带领民工的保长可以进入。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，打听到南寺前的保长陈子云对这一情况比较熟悉，经过研究，丁友鲲发展了陈子云（陈子云是替他叔父当保长的）。当时陈仅有二十几岁，原系县中职员。他参加地下工作后，表现很好，敌人发给保里的文件，如《连坐保甲

法》、《防共保甲手册》等，工作组能及时得到，甚至把原件交给领导。这样以来，工作组就掌握了敌人通过保甲制控制人民的策略，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。例如施行五家联坐法，清查户口，工作组事先都能知道，以提高警惕。对于城墙上的防御工事、暗堡、地壕也能比较具体的了解。领导为表彰陈子云，当时潍北县政府还以县长的名义，发给他一张立功奖状，由丁友鲲亲手交给了陈子云。在这张奖状的后面就记载着地下组工作情况。

工作组曾几次绘制敌在潍县城设防地图，如一九四七年上级指示工作组绘制一份敌在潍县城设防详图，要注明敌军政机关、驻军地点、兵力分布、炮兵阵地、碉堡分布、电台设置等，都要注入图中，并且方位、距离都必须准确。这次具体分工是：丁友鲲负责城内南门里专署、保一师司令部及其所属电台；于耀初负责洋灰桥沿白浪河至火车站铁桥一段；这段是敌一六六师的防地，没有熟人难以侦知，后由丁少卿串通了驻信丰染印公司师部的一个勤务员和一名副官，得知这一地段计有坦克碉堡一座，碉堡群十三处，每一个碉堡群包括子母堡

五个等；李少白负责侦察城西南五道庙附近的军事设施；刘景元负责北关北官一带敌军部署及碉堡情况。最后将以上侦察情况汇集，再由丁友鲲总的绘制了一张潍县城敌军设防详图。

（五）对国民党第八军一六六师编制的侦察

一九四六年冬，工作组成员于耀初得知在中医大夫王彝民家住有一六六师军需。于和王彝民本是素交，便借故前往拜访，以察敌情。该军需住在王家西客室内，于耀初去时正值军需外出。王大夫将于让至西客室叙谈。这时，于发现桌上有一六六师编制表册一份（发粮饷用的），便顺手拿起浏览一番，在师部总表上载有官兵一万二千人，实际发饷数是八千八百人，空额三千二百人。因而可以推断师部以下团、营、连层层吃空名，实有官兵不过六千人，全师人数仅稍多于编制定额的半数，其战斗力即可想而知。

当时胶济路中断，敌人的对外交通主要依靠美国陈纳德飞行大队，这是以救济总署的名义，以C——47运输机，直接配合国民党军事

行动的一个航运队，在潍县设有办事处和电台。每日有去青岛的班机数次。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张树武、孙华书都是丁友鲲的同学，因此对这个航空队的情况也了解一些。特别是航空队与张天佐的关系，工作组曾借故数次到飞机场去了解飞机场的防务。

（六）散发传单，张贴标语、教育群众、瓦解敌人。

上级不时发给一些书籍文件等印刷品，有些文件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以教育和争取群众的。工作组有选择的加以翻印，如针对当时敌人的反宣传，便利用郭氏小学的油印机印了有关“土改和工商业者的政策”、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”等文件，利用邮寄等各种渠道散发给有关人员。当时一些较大工商业的经理人等，都是散发的对象。一九四七年还经常由解放区带些俘虏证、通行证一类的卡片式的宣传品散发。在解放战争中，这是一种瓦解敌人斗志的手段，敌人被俘时，如果身带俘虏证（或通行证），即可受到优待，因我们的俘虏政策是人所共知的。工作组通过各种方式，多种渠道，有目标的散发这些宣传品。有一次，一位

同志竟利用到专员公署的机会，把宣传品散发到专署内院。第二天听他们的副官讲，张天佐为此非常恼火。有时利用夜深人静时将标语贴在公共场所和敌人军政机关附近。有一次还贴在县政府外墙上，使敌人恐慌万分。例如，一〇三师三〇九团的班长严志学，就是工作组利用社会关系，多次给他邮寄信件进行启发教育争取过来的。他利用出发的机会，带领一班人先到羊角埠，由我交通员接引解放区的。

国民党第八军留守处赵连海，其妻车云萍住在郊区（已解放），经工作组不断地向车做了教育工作，通过她赴潍探亲，热心地说服和动员赵连海携械投城。经过规劝，赵便携带枪支投奔解放区。

第八军留守处有少尉汽车司机王××，为动员其弃暗投明，工作组通过关系人递信件，后经接头动员说服，王思想幡然悔悟，于一九四六年冬，奉命执行运弹药任务时，车行至城东十里堡，王故意将车炸毁烧掉，投奔解放区。

另外陈培基同志单线领导的陈衍绪也曾为胶东《大众报》、《渤海日报》写过一些稿件，主要是报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情况，